

悠游思语

—— 一个画家的画中话和话中画

YOU YOU SI YU

凡心所向 素履所往

黄阿忠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悠游思语

—— 一个画家的画中话和话中画

YOU YOU SI YU

凡 心 所 向 素 履 所 往

黄阿忠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悠游思语 / 黄阿忠著. --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
2017.8

ISBN 978-7-5496-2285-6

I. ①悠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
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94804号

悠游思语

著 者 / 黄阿忠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装帧设计 / 唐宋书风 | 陈瑞桢

照排设计 / 上海温龙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编: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 /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/ 280千字

印 张 / 16.5

ISBN 978-7-5496-2285-6

定价: 78.00元

文与画的通融

黄一迁

父亲爱绘画，也爱写作，此次他又打算将近年来的文字与绘画集成书，取名《悠游思语》，令我为之作序。或许，他是觉得我对他再熟悉不过，了解之深，怕是无人能出我之右。

此言非虚。为父亲撰文，也并非首次。十多年前，我便开始为他摇摇笔杆，写写画评，从水墨到油画，从瓷器到纸上油画，陆陆续续近十余篇。七八年前，他出过一本油画集，第一次把我的画评编了进去。或许是深深有种“知父莫若女，知女莫若父”的体会，他自豪地向友人推荐此文。一位友人看完之后，抬头问我，“如果换一个画家，你还能写得那么深刻吗？”我无从回答，但有一点我坚信，我是懂父亲的。以前，我时常掰开父亲的手，同时伸出自己的，将二者端详一番，尔后开玩笑似地说，你看你看，我们的手形状一模一样，只是大小相异，所以我们很像。父亲不屑地说，父女嘛，那是自然！所以，为他写画评，从不需要什么访谈，更无需揣测他的想法，只要问问自己，基本就能得到答案。这是三十余年相处的了解默契，也是骨子里血液相同的自然流露。

然而这次面对的是父亲的文字，似乎略有不同。但是细细想来，父亲的文章一如他的绘画，有着他一贯的风格语言。一位作家曾评价父亲的文字，谓之朴素平和却充满感情，颇能打动人心。而他的绘画则被称为“雅俗共赏”。可以说，他的文章与画作不约而同有着极强的亲和力。我所谓的亲

和力，是指其文章摒弃了文字的晦涩高深，而绘画则远离了所谓前卫艺术故弄玄虚，读者或观众能完全读懂他的作品。这种共通性加上其中一贯体现出的场景感，使他的新书《悠游思语》翻看起来文中带画，画中藏文，相互呼应，尤为整体。

在书里，他抛开画笔，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字作画。特别是他的游记，朴质而不失优美的文字从色彩、形状、气氛入手，形象立体地营造出不同的画面，流畅而欢愉，一如他的个性——开朗热情。这些极富临场感的文字，幻化成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，拉住读者，由文字的主人牵着，将读者不由自主地送入其曾经踏足的地点，分享其时的感受。

在他的画布上，常常会令人感到一种我自倾杯，且君随意的主观性。这种主观性凌驾于他所看到的客观世界，这种主观性同样是他心情、心境的写照。其笔下的风景、静物、人体，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出世的，那些建筑、物体、人，静静地躺在画布上，有着不谐人事的高冷、超脱，一如他安之若素的处世哲学。不过仔细品味之后，则又发现了其中的世俗性——那热闹而多姿的颜色，那对美的极致追求，那放飞心灵的欲望都体现出这一特征。出世与入世，似乎是一对矛盾体，然而事实却是，在二者无数次碰撞中，能够深化对人生问题的解悟。从本质上来说，人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，即使是以避世完身为宗旨的庄子，骨子里也包含着对多难人生的世故却又睿智的洞察。世俗性的出现，使父亲的作品有了雅俗共赏，妇孺皆晓的普世审美价值。

丰子恺说，绘画诉于我们的是视觉，从而唤起我们的感情；文学诉于

我们的却是表象，从而唤起我们的联想。前者需要的是感觉，后者需要的则是理智。或许这也是《悠游思语》的看点之一：既有视觉上的感官激发，又有思维上的理智运动。当然，这是从读者角度来说，但是对作者而言，父亲向来都是一个遵从内心的人，他的思维方式大多是感性胜于理性，在作画撰文时，主要受感性驱使。这种偏向同样反映在他的文字中。

不过，如果你以为他太过感性，只能写写散文游记，那不妨再看看《悠游思语》中他对于绘画的感悟。其中不乏理性的思考，以及多年经验积累后的倾吐。当然，父亲擅长的还有诗歌，虽然新书中未曾收录，或许是为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再一次带给我们惊喜。除了在写作上可以看到父亲广泛的涉猎，在艺术上也是如此：专攻油画的同时他还潜心钻研水墨，顺便画画瓷器，练练书法。

不管是什么样文学艺术形式，父亲创作出来，都具有很高的辨识度，曾经我思索良久，搜肠刮肚，均无法用寥寥几言总结出这种感受，便给他贴了一个“阿忠味”的标签。我至今都认为，这是最妥帖的形容。因为“阿忠”创造的“阿忠味”仅可意会，又无人能替。

父亲一向以文艺自诩，喜好赋诗撰文作画习字，就连唯一不那么文艺的嗜好——喝酒，也要强调自己即使喝醉了亦是“文醉”。因此我曾说，黄阿忠对艺术的态度是“凡心所向，素履所往”的绝佳写照。他对文学艺术的执念，始终贯穿于他的绘画道路及人生游历中。无论条件多艰苦，形势多困窘，凭借对艺术的向往与热爱，他总是不自觉地义无反顾。对他来说，只要有文学和艺术，就永远不会失去阳光。

目 录

代 序

I- 文与画的通融

绘 悟

- 2- 架上心语
- 6- 水墨心解
- 8- 守望 • 传承
- 10- 心路漫漫
- 12- 独抒胸臆方寸间
- 14- 我对中国画传统的理解
- 18- 油画家的水墨状态
- 20- 远近问道
- 22- 写生与创作
- 24- “水”路悠远
- 26- 画崇明
- 28- 那一片心中的风景
- 30- 认识色彩
- 32- 画家的综合素质
- 36- 绘画的形式语言
- 38- 水彩笔记
- 40- 线条——绘事杂谈之一
- 42- 形式——绘事杂谈之二
- 44- 色彩——绘事杂谈之三
- 46- 笔情墨趣
- 48- “眼力”与收藏
- 50- 建筑审美
- 52- 学会鉴赏

行 迹

- 57- 九宫格
- 60- 我和曹家渡
- 64- 重游东旺沙
- 66- 外滩 • 在心永存
- 68- 朵云轩，初心不忘
- 71- 回望水乡
- 74- 记取陈年旧事
- 76- 城市上空飞着鸟
- 78- 梦回雁飞芦草扬
- 80- 御风而行
- 80- 冷然长存
- 84- 南浔拾梦
- 88- 推开春雨游凤凰
- 90- 踏着阳光游佛山
- 92- 心中的歌——甘南随笔
- 94- 甘孜八美拜活佛
- 96- 走过羌塘、走过纳木措
- 98- 山静江空闻法号
- 100- 青云谱前，那一泓清水
- 102- 去看看风景
- 104- 向往意大利
- 104- 一个永远不灭的梦
- 106- 在东京看马蒂斯

108- 回首俄罗斯油画
110- 毕加索的陶艺
112- 他家藏有青花瓷
114- 梦 在行走之间

游 观

120- 外滩后街
122- 乌篷船
125- 周庄之夜
126- 游五泄记
128- 烟雨蒙蒙南北湖
130- 游柯岩记
132- 安吉，昌硕故里寻源
136- 黄山寻雪
138- 游天柱山记
140- 沿沱江走走
142- 武夷山水
144- 古镇下梅
146- 走马丽江
148- 二月的鹭岛
150- 大连的阳光
152- 长城，一首永恒的歌

154- 写意平遥
156- 沱沱河
158- 坝上草原记
160- 三进沙漠看落日
162- 札幌的雪
164- 回望伊斯坦布尔
166- 巴塞罗那的阳光
168- 希腊——白房、碧海的梦
170- 水城威尼斯
172- 邂逅拉罗谢尔
174- 塞纳河畔匆匆走过
176- 鲁昂大教堂和莫奈
179- 轻轻地，别惊动了莫奈

画 语

182- 画语 67 则

后 记

架上心语

守候架上几十年，画架上那根搁画布的横档上，总积满厚厚的油画色，尽管我在不断地清理。那么些年来，我在架上不知道画了多少作品，而且至今还在继续。我知道，在现、当代艺术成为主流的西方国家，架上绘画已经成了边缘。但我始终认为，架上绘画在中国不但不会消亡，反而会越来越壮大。其实，就是在当代艺术成为主流的西方，架上绘画仍有其活力。几年前，我在英国爱丁堡看了两个展览，一个是莫奈某一阶段在海边画礁石与海景的专题展；一个是现代国家艺术馆展出的当代艺术，有装置、综合艺术等。前者展厅中人头攒动，有近看的，也有远看的，还有坐在凳子上翻着画册对照着看的，其认真程度让我惊讶。而另一个展厅则显得清冷得多，偌大的展览场地灯光铮亮，观众连我在内只有三个，经典绘画的人气可见一斑。前年在东京上野的国家美术馆内看“马蒂斯回顾展”，人多得讲给你听不相信，展厅中大家没有一点声响，默默地依次排着队看画，其情形如同上海市民排队争睹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看来，架上绘画在西方也并没有消亡。人们的审美视点依然钟情经典。

几百年来，西方油画从宗教绘画到文艺复兴，从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到印象主义、表现主义、立体派、一直发展到抽象、现代、当代、后现代，在这当中，各流派衍生，众技法、形式纷呈，在油画史上留下无数件杰作。我们常说大师林立，我想大概各派大师都像是一棵棵参天大树，栽植在世界的艺坛，从而形成了一片森林。如果我们在亭亭如盖的参天大树旁，种植上一棵小树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只能在密密匝匝的树叶缝中觅得一点光斑，我们又如何沐浴阳光呢？也许我们同大树拉开点距离，才能寻找到适应我们生长的土地。

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一个熔炉，一个具有高温，能够溶化一切东西的熔炉。到那时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炉子里放上古今中外一切我有用的材料，慢慢地烧制出具有“自我”的有色合金。



白色交响 39x40cm 布面油画

个人的风格形成就好像是煲汤，在容器内放上肉啊、鱼啊、木耳、笋干啊，然后慢慢地用小火煨，用上一段时间逐渐逐渐地把味道烧出来。急火万万使不得也。

诗境、诗情、诗者，天地之心也。诗是一种意境，诗是一种优雅，诗有抒发情感的美意，诗有震撼心灵的力量。诗的句型排列有形式，诗的长句、短语有节奏，诗的概括升华有境界，诗的生发想象有梦幻。周美成的“月落惊乌棲不定”给人予画面，柳永的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流露出意境。“山中一夜雨，数杪百重泉”仿佛是把镜头从远景拉近到近景，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有抽象意味，有视觉转换……画当然不具备诗的功能，然其优雅、书法、气象、美意、境界等，却能为画所用；其形式、节奏、想象、梦幻、生发，又能为画所鉴。

画风景并非为风景而风景，我常思考画心中的风景。“心中”与“眼中”有一个距离，眼中的风景固然旷远，倘若心灵不达则堵塞，心中的风景虽为咫尺，只因感悟之至而清远。

面对眼前一片风景，你该如何去看？又该怎么去画？首先，你要有感动。看山坡上一棵临风摇曳的小树；或者观岩石前飞流直下的瀑水，眼前之形是直观的，是视觉的感应，而藏在自然风景后的树与山，与村庄的组合，却是你心灵的依托，是把心融化于风景中的一种天人合一；其次，是觉悟。岩石突兀，杂草丛生，瀑高飘泻，潭深翠谷，长河落日，鹤鸣祥云等，是动静之风景，亦是觉悟之借代。“觉”者为“醒”，你应该有清醒的舍取之道，取自然纯逸之气，舍心中繁杂之念；“悟”者从“心”也，风吹水流，景以目观，而境由心生矣。这等去看，用心去画。

文化、艺术，总是满世界的互相借鉴。中国的老子，还有孔子、孟子等，西方人很喜欢，也有他们许多的解释。佛教呢，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，之后融合在了中国文化里，这是说融合，而不是替代。就绘画而言，毕加索、米罗、马蒂斯等，他们都是东方艺术的仰慕者。毕氏晚年花了许多时间临摹齐白石，厚厚的许多本，他还说，年纪大了，否则真想从头学起。米罗呢，是见到了日本的浮世绘后，才演化成为米罗的。融合了东方艺术的米罗的画，让世界惊艳了。西方人沉湎于色块，而米罗把中国的线条融合到惯用的色块里，这在中国人是习常，西方的眼中，却是一种新鲜，甚至开启了一扇从未发现的门。然而米罗永远成为不了中国画线条的真正阐述者。这就是说，满世界的文化、艺术，可以借鉴，然也只能借鉴，最后是融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和艺术里。

中国人画油画，自以为很欧化，很西方，而在西方人看来，却脱不了东方的情结，或者是东方的气韵。这并不奇怪，中国的油画背靠的是华夏之五千年文化，搭建的是中国文化的气场。在这个气场里，所有的中国文化，艺术浑然相通。所以在中国人的画里，不管用毛笔，用版画刻刀，还是用油画笔画出的画，都是中国文化气场中的一次游弋。中国油画和中国画一样，也讲究“气息”，这“气”是“逸气”、“清气”、“浩然之气”，这“息”就是画家跳动的血脉，贲张的气血。画中的“气”，“息”合拍了，就堪称到了境界。而这“气”这“息”是生动的，是无从界定的。所以中国人的画不会濒临绝境，就像西方人用刀叉，中国人用筷子，刀叉的用途有界定，所以有限，而中国的筷子，都是不界定，所以永远开合自如。



绿意盎然 2015 140×160cm 布面油画

水墨心解

所谓中国画，或曰水墨画，离不开水、墨、笔。俗话说，土地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，把它套用在中国画上，那就是，纸上几朵花，全靠水当家。这并不是说不要“笔”、“墨”了，而是我认为，“水”在中国画中比“笔”和“墨”更为重要。好比戈壁沙漠中有了水就会有绿洲，叠峰山峦上有了水才得以郁葱。世界上有了水就有了生机，笔墨中有了水就有了灵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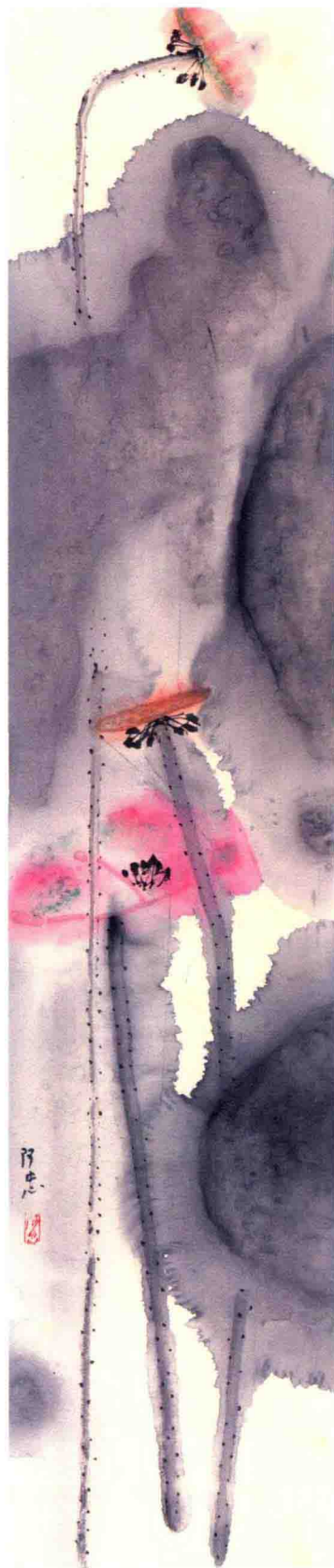
水落生宣即渗化，趣味、气韵由此而生。这中国画乃以水为媒介。故而，驾驭“水”便是中国画水墨之切入点。渗成趣，化为韵，关键在于控制渗化的分寸。一寸，两寸，水、色渗化而生痕，譬如一缕云开，日色浮林端；一笔，二笔，墨、线交错而留迹，好比石脉隐隐，流霞映天趣。善用水而非滥用水。时而倾水于纸，如滚滚江涛，时而滴水于线，如涓涓细流，水有急缓而为节奏；时而蓄水于心，载舟识天际，时而积水于潭，清浊自相识，水有灵性而成品格。

古人说，惜墨如金。说“惜墨”，并不是“小气”，不舍得用墨。而是懂得如何去分解墨的节奏，将墨用在关键的点睛之处，若有豪情释放时，该用墨时就用墨，大块意气地在墨海遨游。惜墨者，善用墨也。墨有枯、湿、浓、淡之分，如画论中所谓润含春雨，干裂秋风。此润与干，枯与湿，浓与淡等是画中对比的概念，当用润、干、枯、湿，浓、淡等元素

来表现春雨，秋风，夏云，冬雾时，墨的变化层次便倍生佳趣与节奏韵味。古亦有墨分五色之说，这和用水有关。水少则墨枯、浓，写就铁笔枝干于金石气相吻；水多则墨腴、润，尽掩山峦与云气相接。

中国的水墨画离不开“笔”，无论中西，在作画时都讲究用笔。谢赫的六法中有一法曰：“骨法用笔”。所谓“骨法”我想大概是硬朗的意思，出笔有力如骨，线条软则纤弱甜懒。用笔除了有力，应该还要有性情，这也是我们平时讲的笔性。用笔还包括点、缀、线、皴、擦、烘、染等等。线是有生命的，线的抑扬，顿挫，如同人们的短吁长叹，富有感情；线是有灵性的，线的长短、粗细，如同自然中的飞瀑溪流，蕴藉了节奏与变化。点有大点、小点，这也是一种用笔。大点小点落素笺，满纸的点就有了疏密，疏疏密密游离在笔墨之间，同时也具备了审美的价值。画中点，缀密匝便成了画，面与面的构成就组合了画面。我的体会用笔是在进行一次点、线、面的安排。通过笔墨把画面调整到悠然自适的效果。

画最终离不开水、墨、笔三者的结合。在一幅画中往往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在用“水”中，有“墨”的渗化，在“笔”中，又有“水”的辅助，又或在“墨”中，也总能看到“水”和“笔”的作用。然而，这三者的结合，孰轻孰重，那全凭你的心悟了。



圆荷泻露 140x33cm 中国画



港口 90x120cm 布面油画

守望·传承

在中国，油画的成长，相对于西方而言还是很年轻的。油画传到中国，最先登陆的地方是上海，徐家汇土山湾开始创办了由外国画家执教的油画工场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油画学习班。而后，一大批有志于油画艺术的青年远渡重洋，或去美国，比如说李铁夫；或去法国，比如说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刘海粟；或去日本，比如说倪貽德、关良、陈抱一等等。他们有的是正儿八经的留学，有的则是走走、看看的游学，待学成归来后，在上海形成了一个油画创作的热潮。他们创办了诸如“天马会”、“白鹅画会”、“决澜社”等美术团体和机构，同时积极投入创作。那时候，他们的团体活动，创作基本上都在上海，一时间，上海的美术创作，美术展览活动呈现一片繁荣景象。

纵观他们的油画创作，可以说是各呈风格、形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我想，这是否就是最早的“海派油画”？或者说是“海派油画”的源头？当然，我也无法，也没有资格来界定。不过，有一点我是坚信的，当下上海油画的状况，无论形式、风格和理念等等，一定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线发展而来的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有内在基因传承的。解放以来，我们学习俄罗斯、前苏联的油画，其油画风格、形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；文革的“高、大、全”，“红、光、亮”等观念，又使艺术偏离了方向。然而，上海油画骨子里的“洋派”，“小资”是无法挥之而去的。油画的罗曼蒂克、典雅、精致（不是描摹得毛发毕露的那种），是在适合

其土壤中生长而成的。城市的建筑、都市的生活造就了郁德里罗、劳特累克；室内一隅的水池、浴缸、方桌台布的红酒香肠又孕育了博纳、维约尔。同样，上海这座城市也具备了培育这枝盛开异彩的油画之花的环境、空气和养料。

经历了各种运动，遭受了众多劫难的油画，最终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激活。1979年1月《十二人画展》在上海举办，严寒的冰雪消融，预示着春天的来临；与之同年下半年在北京开幕的《星星画展》，同样是吹响了艺术进军的号角。然从参展的作品可以看到，他们艺术审美的取向截然不同，前者作品题材皆为风景、静物，历史故事等等，而后者多为讥讽现实，涉及时政等。从而更进一步显示出了上海画家的观念和对绘画的理解。我以为，上海的油画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，就逐渐形成了对于这种审美的认知。保持强烈的个性，坚持艺术的品格，追求形式和意趣，崇尚文化及修养，是上海画家的追求，所有这些精神，从骨子里流入了上海画家的血液之中，代代相传。

去年在中国美院观看了建校86周年的回顾展。作品挂满了一个个展厅，就像是一个宏大的阅兵式，一队队队列从眼前经过那样。一幅幅油画作品展示了油画发展的历程，体现了各时期油画风格的演化。在二楼的一个展厅中陈列了林风眠、吴大羽、倪貽德、方幹民、庞薰莱等画家的作品，这些作品离我们至少七八十年历史，然依旧散发着浑穆的气息，大有风流独步的格调。他们的作品不大，却有着感动至人的大气象，让人流连驻足品味。

还必须说说我们的学校，那所曾经座落在上海西区凯旋路30号的美术学院。那个地方实在太小，除去两幢大楼和一幢老式的两层楼面的貌似“别墅”的建筑外，其余的都无法称道了。然我们却在“螺蛳壳里”做着油画的“道场”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追溯油画的源头，延续油画发展的传承。我们亦可看到各种风格、形式的追求，以及坚定的艺术守望。多少年来，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在流动，从北方过来的，从西部移居的，形成了一个互相交流、融合的势态，从而又获取了一种兼容并进。让我们在沿承“海派”前进的道路上，得到了更多的收益。

当下，油画的推进，已不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了。有句话叫做“条条大道通罗马”，通往艺术的道路也不仅仅一条而已。这就要求我们每个油画家都要尽力地发挥自己的才情，找到自己发展的一条道路。油画创作需要我们对立意、形式、构图、色彩、气韵、趣味等方面的研究。自然的生机是我们追寻艺术机趣取之不尽的源泉和根本，修养的积累，气息的蓄养是油画创作的灵魂，而精神的贮存又是气息生生不止的原动之力。

守望前贤一代一代相传的艺术，沿承列朝大家贮养的气息，是我们这一代画家必须做到的。古人云“人之生，气之聚也，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”，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阐明了绘画聚气、蓄气的重要性。至于一所学校，目前的画坛，乃至整个时代，也需要将具有艺术气息的艺术家聚集起来，并形成一股涵涵大气，那么，重现油画的新局面也为期不远了。